

THE
FENGHUA
WEN XUE
MING ZHU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

风化文学系列译丛

黛莱丝·代科如

莫里亚克【法】著

吴友仁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莫里亚克〔法〕 著
吴友仁 译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黛莱丝·代科如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《世界风化文学名著》编委会

编委:吕东	成敏	滕威	王树江	程静	张健英
徐飞	吴友仁	丁梦	乐平	柯婴	王宏闻
闻达	朝东	王平	臧长风		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封面设计:饶家仁

责任编辑:王保华

吉林摄影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4000千字

200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发行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兆成印刷厂 印张200 印数:1-3000册

ISBN 7-80606-403-6/Z·52

定价:1580.00元(全十六册)

上帝，发发慈悲，怜悯怜悯那些痴男怨女！
哦，主，难道天下真有这类怪物！只有你才知道人世间为何会有他们，是什么缘故造成他们，怎样才能不成为他们……

——夏尔·波德莱尔



黛莱丝·代科如

律师走过来打开了门。黛莱丝·代科如在法院幽暗的过道里，感到雾气扑面而来，禁不住深吸了口气，她怕有人等着看热闹，犹犹豫豫不敢出去。一个人站在梧桐树下，竖起大衣领子，原来是自己的父亲。律师嚷了一句：“免于起诉。”然后转向黛莱丝：

“你请便吧，没有人在外边。”

她走下湿漉漉的台阶。是啊，广场虽小，也显得十分空旷。父亲没有过去亲她一下，甚至连瞧都没瞧她一眼。他不停地向杜感思律师打听，对方压低声音，生怕

给人偷听去了似的。她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说：

“明天，我就能收到免于起诉的正式文本。”

“不会有意外吧？”

“想来不至于。像俗话说的，生米已煮成熟饭。”

“我女婿会作证词的，案子肯定会这样了结。”

“准不准，谁知道。”

“既然他一口说，滴剂他从来没数过……”

“你知道，让罗科先生，像这种案子，受害人的证词……”

黛莱丝此时提高声音说：

“根本就没什么受害人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他只是自己不够谨慎，太太。”

两个男子朝这位身披大衣、纹丝不动的年轻女子，看了看。她一脸苍白，显示不出一丝表情。这时她问马车停在哪里。父亲把车子停靠在城外布朵大道上，免得惹人注意。

他们走过广场。三片两片的梧桐落叶，沾在雨水淋湿的长凳上。幸好天时减少了。再者说，去布朵大道，可以走专区行署那边几条较为僻静的街道。黛莱丝走在中间，长得比两旁的男人要高出半个头。他们再次推断案情，好像她不在场似的。但有个女人隔在中间，似乎有点碍事，胳膊肘不时碰着她。于是她就往后走了一步，脱掉左手的手套，一边走一边蹭掉墙上的青苔。有时，有个工人，骑着自行车超过他们；有时，是辆马车，四处溅着泥浆，逼得她往墙边靠。这时，傍晚的天色暗了下来，笼天盖地，过路人不敢把她认出。湿漉漉的雾气和烤面包的香味，不仅透露着小城傍晚的气息，对她这



个再次来到人间的人,也意味着生活的芳香。沉睡的大地,湿润而散发着青草香味,她闭起眼睛闻了闻。不管父亲说什么,她竭力不去听。这个矮个男人迈着罗圈腿只管朝前走,也不回头看自己女儿一下。黛莱丝此时如果倒在路边,只怕她的父亲和律师都不会察觉到。他们现在敢于放开喉咙说话了。

“代科如先生的证词不错,这不假。因为,那张药方是肯定有的!所以是个伪证……而且,起诉的是裴德梅大夫……”

“原诉已撤回了……”

“无论如何,令媛的解释,给别人留下了把柄:什么陌生人交给她一张处方啦……”

这些话,听了几个礼拜都腻歪了。黛莱丝倒不是走不动,而是不想再听了,干脆放慢脚步。但是走得再慢,也一样听得见她爸的尖嗓门:

“我可没少对她说:‘哎,霉气的孩子,再找个别的说法吧……找个别的说法……’”

他的确没少说,公道点儿说。那么干嘛还这么暴躁呢?家庭名声保住了,到议院选举之日,谁还记得这件事?——黛莱丝这样想着,不想去追上他们。两个男人,互相争论着,连说带比划,就在当街停了下来。

“听我说,让罗科,你得顶回去。就在《播种者报》星期版上发起攻势。要不要我来主持这件事?找个好题目,比如《恶意诽谤》之类……”

“得了,老兄。再说,万一争执起来,怎么措辞呢?预审这道,明摆着是敷衍了事,再清楚不过了?连笔迹都没送去鉴定。大家都不要谈论此事了,看来只有这办



黛莱丝·代科如



法了。要想有所动作,就得付出代价。但是,家丑不可外扬,掩盖一下过去算了……”

黛莱丝没听到杜惑思的答话,他们迈着大步走远了。像一个快要窒息的人,她用力呼吸着雨夜的空气。突然她脑海里浮现出一张陌生的面孔,那是她外婆朱丽·贝拉德。——说陌生,是由于不论在让罗科家还是代科如家,都没有一张她的画像或照片;大家对她所知甚少,就知道有一天她离家出走。黛莱丝想,自己说不定有一天也会这样悄然隐没,没有一丝踪迹;多年以后,她的女儿,她的小马莉也不可能在相册里找到一张亲生母亲的照片。马莉这时候在阿石路思家里应该已经入睡了吧?黛莱丝今天夜里稍晚就能赶到。等会走进黑漆漆的房间,就能听到孩子睡觉的鼻息声;她会弯下腰,像找水喝一样,噙着嘴唇去亲吻睡着的小生命。

一辆四轮马车停在沟旁,车篷已放下,车灯照着两匹瘦马的臀部。往远看去,路的两旁是黑黑的树木,像一堵厚墙。近处,青松夹峙,树梢交织,形状就像穹门,伸出去一条神秘的路。头顶上,只显出一长条天空,像一条枝桠交错的河道。

车夫多看了黛莱丝一眼。黛莱丝问,到了泥栈车站,是否来得及赶上末班火车。他说尽可放心;不过,还是赶紧点好。

“求你干这种累活,也是最后一次了,卡尔丹老爹。”

“太太在这里有没有别的事要办?”

黛莱丝摇了摇头,车夫看她的样子,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。难道她一辈子都得让别人以这样的眼光看她吗?

“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”

老父亲好像这才看到她似的。黛莱丝瞥了一眼，见他脸色蜡黄，满脸的硬胡子在车灯的光照下显得白里泛黄。她低声说：“受罪真受够了……累死我啦……”接着就打住了，说了又顶什么用？他既不会听她的话，也不会看她一眼。黛莱丝难受不难受，与他有什么关系？他所关心的，是不要因这个宝贝女儿，连累他进参议院。（女孩子家，全都有精神病，如果不是白痴的话。）多亏她已嫁到代科如家，不姓本家姓了。逃过刑事法庭这一关，他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如何防备政敌来揭他伤疤呢？对，明天就去拜见省长。上帝保佑，《保护荒原报》的社长还有把柄在他手里呐，那桩渔色幼女的事……他搀着黛莱丝胳膊说：

“快上车吧，该走啦。”

这时，律师或许是有意使坏，或许只是想黛莱丝上前招呼一下，便问：“今晚是否就和贝尔那·代科如先生聚首。”她答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丈夫等着我呐……”离开法院之后，她这才第一次想到，可不，几个小时后，就要走进家门，看到丈夫还满脸病容躺在那里，而后，就跟这男人绑在一块，重又开始那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。

开始预审以来，她就来到这座小城里，住在城门口父亲家里。今天晚上要走的这段路，她无疑已走过多次。那时，她不考虑其他，只想着怎样把案情的进展如实告诉丈夫。每次上车前，听杜惑思最后的嘱咐，如果她丈夫再次受到质询，告诉他该如何如何应付。——那个时候，黛莱丝没什么可发愁的，想到要面对这个有病的男人时，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堪。他们之间，重要的不在



黛莱丝·代科如



乎事情的来龙去脉,而是商量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。夫妻俩只有这次为摆脱诉讼,进行辩护,才这么齐心,正如他们只有在亲生女儿马莉身上才这么和谐一样。他们得编出一个简要而不露马脚的故事,好应付那位喜欢推敲的法官。那时候,一坐上晚上来接她的这辆车,就想赶紧走完这趟路,而此刻倒巴望这条路永远走不完才好!她记起来,那时上了车,就赶快回想一下丈夫想知道的情况,恨不得就已到了阿石路思那间房间。(贝尔那敢于承认,说黛莱丝有一晚和他说起,有个陌生人借口欠药房的钱,不好意思再去,托她代为按方取药……贝尔那记得当时怪妻子做事鲁莽;但律师不同意他这么说……)

噩梦都过去了,今晚,贝尔那和黛莱丝,两人能谈什么呢?她仿佛又看到那幢僻静的屋子,丈夫在等她。她可以想得到,房间的方砖地中央,摆放着一张床,桌上放一盏低矮的灯,旁边是报纸和药瓶之类……马车跑过,守夜犬给惊醒过来狂叫几声,接着又沉入寂静,寂静得跟她瞅着贝尔那狂吐不止的那些夜晚一样。黛莱丝用力想象等会他们彼此第一眼会怎么看对方;过了今晚,第二天,大后天,以后的日子,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,就得在阿石路思这幢房子里度过,对他们亲历的这场戏不必再编出什么好听的理由了。而留在他们记忆中的,倒是真实的经过……真实的经过……黛莱丝吃了一惊,急忙转身对律师(实际上是对老父)说:

“我打算先在丈夫身边呆上几天。等情况好转,就回父亲家。”

“啊,不必,不必,我的小乖乖!”

看到车夫在座位上晃动着，让罗科先生压低声音说：

“你疯啦？在这个时候离开丈夫？你们得像两根指头……骨肉相连，懂吗？一直到老……”

“你说得对，爸。我不知想到哪去了。那么你到阿石路思来？”

“这样吧，黛莱丝，跟以前一样，每到星期四赶集那天，我在家等你们。你们就像从前一样，到我家里来！”

她真不懂，把老规矩稍微改变一下，就会要他们的命？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？他还信得过我黛莱丝么？家里因我而招来那么多麻烦……

“你丈夫叫你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我就说这么多了。”

说完，他把黛莱丝推进车里。

黛莱丝见律师把手伸向她，指甲又黑又硬。“结局令人满意，一切美满。”他说。这倒是实话。如果案子按正常程序进行下去，他就落不到好处了；家里到时会同另请高明，搬请波尔多的贝卡夫大律师了。可不，一切美满……



黛莱丝·代科如

二

旧式马车，表皮散发着霉味，黛莱丝倒爱闻……烟忘了带，也好，她本来就不爱在暗处抽烟。车灯照出路旁的斜坡、杂树和巨松的树根。马车的影子滑过碎石堆，上上下下，起伏不平。有时来了辆大车，骡子便自动顺着路的右边走，赶车的坐着不动，只顾打盹。这样徐徐而行，黛莱丝觉得会永远到不了阿石路思，也希望一直到不了才好。马车走一个多小时，可到泥栈车站，再换每站都停的小火车，到圣哥累下车，接着坐乡间马车，（路况非常恶劣，汽车夜里都不肯走）过去二十里路，就到了阿石路思。在任意的路段上，命运之神都可能忽然降临来救她。开庭前夕，她怕起诉得以成立，曾幻想尽量来一次地震；这时，又陷于同样的幻想之中。她脱下帽子，脸色很苍白，头在皮革气味很重的靠背上来回摆动，身子也随着车子的颠簸而摇晃。直到今晚，她的生活一直这样被人紧逼着；现在总算解脱了，但感到异常疲惫。脸颊凹陷，颧骨高耸，嘴巴紧缩（只有前额开阔，优美），这副相貌，简直是个女犯，——不错，虽然别人认定她是清白的——判定她受永世孤独的罪！以前，大家说她姿态可人，其实这种魅力，是一切想用强作笑颜来掩盖内心苦闷的女子，都会具有的。马车颠簸不已，走进一条通往茂密松林里的路。坐在车厢后面的少妇，现在面罩已经摘掉，用右手轻轻抚摸着发热的脸。贝尔那



通过伪证救了她，见面之后，他会以什么话开口呢？看来今晚不会提什么问题……可明天怎么办？黛莱丝闭上眼睛，一会儿又睁开来，马走得很慢，显然比较吃力，心里想不知是爬哪个坡。哎！多想又有什么用呢？将来的事，或许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。何必多想。睡吧……自己怎么不在马车里了？绿桌布后面是预审推事……还是此公……他并非不知道案子没有完结，却摇头晃脑在说什么：“免诉通知不能发出，因为发现新的线索。”新的线索？黛莱丝把脸转过去，要不别人会知道她很紧张。“你好好回想一下，夫人。你有件旧披风吧？你曾穿它在十月里打过野鸽。你口袋里面没忘了什么，或藏了什么？”她想申辩都没有办法，只感到憋得透不过气来，法官眼睛一眨也不眨得看着她，把一个小包放在桌上，包上盖着红封印；上面开的药名，黛莱丝记得清清楚楚。法官一板一眼地念道：

哥罗芳 30 克
乌头硷 20 号丸药
洋地黄毒苷 20 克

法官大笑起来……马车急刹了一下，轧轧响了一阵。黛莱丝惊醒过来，不仅松了一口气，肺里吸满了雾气——这会儿该是顺着白水溪往下走了。少女时代，她常常梦见自己做错一道题，罚她补考，醒来感到非常舒服。今晚，同样也有这种醒来释然之感。不过还有点害怕，因为还没有到完全免于起诉的时候。“可你知道，此事先得告诉律师……”



黛莱丝·代科如



终于自由了……还贪图什么呢？跟贝尔那一起生活下去，那还不是小事一件。连根究底告诉他，什么也不掩饰，这才是办法。把以前隐而未说的一切，全告诉他，而且自今晚始！决心已下，黛莱丝满心欢喜。赶到阿石路思之前，还有时间“准备自己的忏悔词”——从前，在快乐的假期，她的好友，虔诚的安娜·特·拉特拉夫，在周末过完后老说这句话。安娜小妹，我天真无邪的女伴，你可知道，在这个故事里你扮演了什么角色！没有心计的人，经常不知道他们每日每夜参与了什么事例，不清楚他们童稚的脚底下长出了什么毒芽。

别看这小姑娘，倒是通情达理的。黛莱丝当时已上中学，喜欢与人争论，说话刻薄，安娜常说：“你体会不到，认罪之后得到宽恕，有多快乐——一场净地光，专除旧恶，正可以重新开始生活。”是的，黛莱丝一旦打定主意吐透真相，心里就已感到如释重负。“贝尔那一切都会知道，我全告诉他……”

那么，等会儿说些什么呢？从哪开始呢？欲望，决断，无法预料事故，前因后果混在一起，难道靠几句话就能说清楚？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，该如何正视现实？“而我，明明就没有犯什么罪。人家强加给我的罪名，我根本没想去犯。我想干什么，自己也不清楚。我身上这股横暴的力，我也控制不了，也不知会在什么地方发作：它来的时候，毁灭一切，连我自己都怕……”

冒烟的煤油灯映出泥栈车站的泥灰墙。马车不走了，阴影马上笼罩了一切！靠站的一列火车上，传来牛羊的哀鸣。卡尔丹接过黛莱丝的提包，又像要吃人似的看着她。他老婆一定嘱咐过他：“你仔细看看她什么样

子,什么脸色……”黛莱丝出于本能,对父亲的车夫回眸一笑;对这笑容,地方上的人曾有说法:“她长得是好是坏,谁也不去关心,只觉得她挺媚……”她请车夫替她去买张火车票,因为她怕穿过候车室,有两个农妇在那儿,膝上搁着篮子摇头晃脑在织毛线。

车夫买了票回来,黛莱丝让他拿走零钱。他举手行了个礼,接着拽起缰绳,走之前还转过身来,最后盯了东家女儿一眼。

车厢还没挂好。从前,一到暑假或开学,黛莱丝和安娜老喜欢在泥栈车站停留一会儿,到附近客店吃一份火腿炒鸡蛋。然后互相搂着腰,顺着大路走去,这条路今天晚上显得特别黑,而在过去的日子里,黛莱丝印象中却是洒满银白色月光的。两人的影子很长,又叠在一起,她们看了觉得好玩,彼此又开始议论老师和同学——一个称赞自己寄宿的进修院,一个夸讲自己读书的学校。“安娜……”黛莱丝禁不住在暗中喊出这名字来。不如跟贝尔那就先谈安娜……贝尔那这个人非常呆板,他把人的七情六欲一一分开,彼此隔开,而不知互能沟通。这种渺渺茫茫的感情世界,就是黛莱丝的生活,也是痛苦的缘由;但是,怎样才能使贝尔那也深入内心世界体验一下呢?而且,这一步非做到不可。过一会儿见到贝尔那,唯一可行的,就是坐在他床头,把事情的经历,详详细细地告诉他,直到他拦住话头:“现在我知道了,你要振作起来。一切都没事的。”

她在黑暗里走过站长的花园,尽管看不到洋菊,却能闻到清香。这时,头等车里还空着,灯光昏暗,照不清人的脸,更别提看书了。可是,比起自己痛苦的经历,还



黛莱丝·代科如



有哪个故事不显得淡而无味呢？她可以羞死，愁死，恨死，累死，但绝不会无聊而死。

她缩在一角合上双眼。一个像她这样灵敏的女人，对这桩变故竟会讲不清，那是不可能的！想必，等她忏悔完了，贝尔那会扶她起来，说：“安安静静过日子吧，黛莱丝，这桩事心里就别再多想了。事情过去就完了，不会分开我们两个人的，咱们就在阿石路思这幢房子里一起白头偕老吧。我有点口渴，麻烦你去厨房，为我冲杯桔子汁。汁水再浑，我也一样喝光。那味道即使叫我想起以前喝的早茶，也没关系。那时我不断呕吐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可爱的手垫着我的脑袋，看我吐出那些绿色的秽物也不扭过头去。我晕过去，你也没受到多大惊吓。只有那天晚上，我的腿一下子麻木没有知觉，你的脸色才顿时煞白。我直哆嗦，你记得吗？连裴德梅这笨医生，发现我体温这么高，脉搏这么乱，也吓呆了……”

“哎！”黛莱丝想，“他还是弄不清楚。只有重新说了……”我们的事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我们两人的命运，要分也分不开，就像那些植物，不可能把所有的地下根系都拔起来。追根求源要一直追溯到童年吗？可是童年，本身也是一种结束，一种终止。

黛莱丝的童年，就像最脏的河水，也来自于白雪皑皑的山头。中学阶段，烦恼全无，女生之间的矛盾摩擦，跟她不挨边，老师常在班上表扬她，当作大家的榜样。“黛莱丝别无所求，成为优秀者的满足，对她就是最好的奖赏。这种想法，就是她心中唯一的，充分的光明。她之所以努力学习，不是怕受罚，而是来自优秀生的自豪……”她一位老师就如此说过。黛莱丝自己想：“我那时



黛莱丝·代科如

真的就那么快乐,那么天真吗?从出生到婚前,在记忆中显得那么纯洁,无疑跟婚后恰成对比,婚姻变成了涂抹的污秽。中学时光,比起做新娘和当母亲的时候,无疑是天堂,可当时自己并没有发现。谁能想到,我进入生活之前的那几年,却体验了真正的生活?纯洁,的确如此;说是天使,也不错!不过,是个刚有情欲的天使。无论老师怎么说,我深感痛苦,也使别人难受。不论是自食其果,还是女友惹我烦恼,我都能开心对待。就算是痛苦,也是纯粹的痛苦,过去就过去了,没有悔恨延续。痛苦和欢乐,都是从纯洁无瑕的逗乐中引出来的。”

盛夏时节,在阿石路思的橡树下见面,只要不觉得自己哪些方面比不上安娜,对黛莱丝便是莫大的安慰。她努力使自己能够对这位在圣心修道院长大的姑娘说:“你纯洁,我也一样,我可不是在奖励和训导下长出来的……”安娜的纯洁,大部分来自无知。修道院的嬷嬷,在这些少女与尘世之间隔上层层屏障,把德行与无知看得一样重要,黛莱丝根本看不起这些。以前在阿石路思过暑假时,黛莱丝常说安娜:“你呀,亲爱的,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人生……”啊,那些美好的夏天……黛莱丝乘坐的小火车终于开动了,她心里想,要想弄个水落石出,就该追溯到那几年的夏天。难以置信的是,就在我们人生最纯洁的清晨,最险恶的风暴已酝酿在半空中了。碧蓝碧蓝的晨空,往往是预示着后半天的坏天气。花摧木折,污浊四溢,先兆已经有了。黛莱丝一生的任何时刻,都不如这段时间里那样无思无虑,心情明净。生活里没有什么大的变动,只有顺着模糊的斜坡往下滑,起初很慢,然后逐渐加快。今晚这个茫然失措,在夜幕下悄然

回去的女子，正是曾经在阿石路思过暑假时那个一脸笑容的少女。

太累了！对那些尘封的旧事，现在再去思索什么隐秘的动机，一点用也没有！少妇望着窗子，除了映在玻璃上自己那张麻木的脸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机车的速度忽然有了变化，汽笛长鸣一声，徐徐驶进了站。摇晃的信号灯，操着方言的招呼吆喝，小猪被卸下车，嗷嗷乱叫。宇泽斯特到了。下一站就是圣哥累。然后换乘乡间马车，走最后一程，就到阿石路思了。黛莱丝想为自己洗漱，时间已所剩无几了！

